

影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四五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明儒學案

清 黃宗羲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明儒學案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國朝黃宗羲撰初周汝登作聖學宗傳孫奇逢

又作理學宗傳宗羲以其書未粹且多所缺

遺因搜採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

宗派輯為此書凡河東學案二卷列薛瑄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提要

下凡十五人三原學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凡

六人崇仁學案四卷列吳與弼以下凡十人

白沙學案二卷列陳獻章以下十二人姚江

學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錄二人浙中相

傳學案五卷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

學案九卷列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錄六

人南中相傳學案三卷列黃省曾以下十一

人楚中學案一卷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相傳

學案一卷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學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諸儒學案中七卷列羅欽順以下十人諸儒學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學案四卷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一卷列劉宗周一人而以師說一首冠之卷端列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陸之傳流為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於二派之間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於薛之徒陽為推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

朋黨立恩讐輾轉毀譽糾紛正嘉以還賢者不免蔓延及于明季而其禍遂中於國家講學諸儒寔不能辭其責宗羲此書猶勝國門戶之餘風非專為講學設也然於諸儒源流分合之故敘述頗詳猶可考見其得失知當時黨禍所由來是亦千古之炯鑑矣卷端仇兆鼈序及賈潤所評皆持論得平不阿所好併錄存之以備考鏡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

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為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着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為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勦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畔道時風眾勢不免為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原序

芽白葦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涔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為水者至於海而為一水矣使為海若者汰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蓋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

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用鑿家倒倉之法二氏之葛藤無乃為焦芽乎諸先生不肯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畧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無休操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衡之罇持瓦甌櫛朽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總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亡其子醇庵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黃宗義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原序

偉矣黃宗義序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襟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間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發凡

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九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蠶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發凡

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

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學行典

三

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齊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為慮王道為

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有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為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學行典

四

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辨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辨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眾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

過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
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
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擬反而求之吾心即心
是極即心之動靜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
合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玄學愈
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為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學行典

五

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
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
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
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
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
斷自渾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愚
德中
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
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
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
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
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
請從未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
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
於此而先生亦已慚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
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
者則亦成其為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
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
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第一事及為石
亨政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
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為羽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學行典

六

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凡

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淡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

功可為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剝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

段容思
先生堅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凡

訓小泉 先生語 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焉

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九

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魄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設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

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

文肅先生鄉友
謝公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效也而歛嗔企羨至為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為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為入門四子為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一

月湖楊廉號
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教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二

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述之後乃覓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

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三

淵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為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謹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賴以

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聚之說實邇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知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四

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為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界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為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為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德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為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

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五

也始知佛氏以覺為性以心為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之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

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知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為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為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十六

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為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

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為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為釋先生不免操因噎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

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

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彊秋 張陽和元忬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發凡

十九

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

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

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行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決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衡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發凡

二十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纔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

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今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
三十一
以經世為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齊說格物盱江說明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字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

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
卷九